

赤壁发现长江流域最早的炼锡遗物

对认识周代南方的“金道锡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新社湖北赤壁7月22日电 中国南方早期锡业学术研讨会22日在湖北赤壁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赤壁大湖咀遗址发现的熔炼锡渣,是目前长江流域最早的炼锡遗物。该发现对认识周代南方的“金道锡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会议由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指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局、赤壁市博物馆承办,专家学者探讨了商周秦汉时期南方地区锡产地、铅锡冶炼技术、锡资源流通机制。

锡是人类最早利用的金属之一,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在青铜文明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丝绸之路、万里茶道前,中国青铜时代有一条“铜锡之路”,铜、锡这条古老铜路被称为“金道锡行”。

2022年湖北赤壁新发现大湖咀遗址,初步判断为长江以南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周代前期城址。经过持续3

年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在城址年代、城市功能分区上发现诸多遗迹和遗物证据,特别是发现了青铜冶铸遗存中包含丰富的纯锡物料和炼锡遗物。

赤壁大湖咀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凡国栋介绍,遗址出土的锡扁壶,年代约为春秋早中期,使用便携式手持光谱仪,对其合金成分中锡含量进行测量,发现纯度高达92.7%,在同时期极为罕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铸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纯度100%的金属锡丝。

凡国栋介绍,锡在中国境内分布不均衡,长江以南地区丰富的锡矿资源不断吸引夏商周广域王权国家向南探索,逐渐将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纳入中原文明之中。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表示,赤壁大湖咀遗址炼锡遗存的发现,江西铜岭、九江莽麦岭和湖北大冶



▲赤壁大湖咀遗址出土的锡扁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铜绿山矿冶遗址的持续考古,揭示了商周时期存在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

“金道锡行”的资源流通路线和长江、黄河文明的交融。

咸宁市总工会

发放“互助关爱包” 情暖一线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周阳 通讯员罗燕)7月24日上午,咸宁市总工会在市快递行业协会、湖北兴达路桥有限公司开展2025年“互助关爱包”送清凉活动,为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发放“互助关爱包”,并与大家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大家的工作近况和实际需求,送去夏日关怀与问候。

“天气这么热,工会还想着我们呢!”活动现场,40名参加互助保障活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会员和40名从事户外或高温作业的一线职工会员领取“互助关爱包”。每份“互助

关爱包”内含精心准备的花露水、洗发水、沐浴露、香皂、毛巾、藿香正气液等实用物品,全方位满足劳动者在夏日工作生活中的需求。

此次“互助关爱包”送清凉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会员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营造支持新业态发展、关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成长的浓厚氛围。咸宁市总工会将持续关注一线职工的需求,不断推出更多贴心举措,为职工办实事、解难题,助力全市新业态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汪忠初,1959年10月生,嘉鱼县鱼岳镇人,1978年3月入伍,服役于55军165师494团,1980年3月退伍。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在战斗中英勇杀敌,打死打伤敌4名,并炸毁越南奇穷河“巴别”大桥,为攻打谅山作出突出贡献,荣立战时一等功。

我从小受党的思想熏陶,想当兵,真的当了兵后,我树立了一个坚定的意志“决不当孬种兵”。记得还在新兵连训练时,我身高只有1.6米,体重不过100斤,参加手榴弹测试训练,我才投掷了27米,

全排28人,仅活下来4人

老班长问我是不是“后门兵”,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将手榴弹投掷到60米让你们看看。随后的三个月新兵集训期,我早起晚睡,将训练手榴弹绑在树干上,坚持每天搞挥臂训练,右胳膊因训练肌肉拉伤,肿得像馒头一样。还有队列训练、刺杀训练、瞄准训练,我拼了,一步也不落下。三个月新兵连集中训练,我以优异的军训成绩结业。连首长看我这个小个子兵有股子精气神,思想积极,选我到师教导大队特训,期间我努力钻研军事训练,获得多次嘉奖,又以优异成绩从师教导大队结业,回到连队当上了班长。

1978年12月底,我所在部队奉命从驻地广东五华开赴广西凭祥市前线。1979年2月17日早上6点20分,对越自卫还击战总攻打响了。

3月11日,我连在连接的几次战斗后又奉命配合团直属工兵排炸毁奇穷河“巴别”大桥,连领导决定让我们三排掩护工兵炸桥,我当时是七班班长,在排长陈显海的带领下,我们全排从山头一直掩护工兵到山脚下实施炸桥,因“巴别”桥全长100多米,并且是二层水中桥,桥墩是自然卵石和钢筋水泥结构双向桥,桥对岸有越南的明碉暗堡。工兵排在我们步兵排掩护下,开始强行实施炸桥,因对桥的概况不是很熟悉,几次强行爆破都未成功。由于敌人火力强劲,且地形不利于我方,上去二十几个工兵全部壮烈牺牲,只剩下一

个工兵班长。

当天晚上11点,我排受命继续炸桥,由步兵代替工兵,一定要将“巴别”桥炸毁。在排长陈显海带领下,我们全排每人肩扛一包20公斤“梯恩梯”(TNT)烈性炸药,于晚上11点从山头开始潜伏向桥的方向运动,实施偷袭炸桥。由于阴雨天气,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能根据河水流向判断大致方向。从晚上11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7点钟,陆续有几名战士赶到桥头,排长陈显海和工兵班长迅速组织我们堆放炸药,将爆破点选择在第二个桥墩,战士们放下炸药包迅速撤离桥孔,但此时天已大亮,桥对岸敌人发现了我们,子弹像下冰雹一样向我们扫射,夹杂60炮轰炸,许多战士倒在了山坡下、桥头上。排长迅速组织拉火,实施爆破,命令七班长我、八班长方兵林、工兵班长和战士张立华留下实施炸桥,其他战士迅速撤离桥孔。当70米长的导火索燃烧到一半时,因连续阴雨天、受潮或其他不明原因,突然熄灭了。炸药没有引爆,当时又没有其他引爆材料。排长迅速命令我和张立华返回559高地,我连指挥所要引爆装置。我和张立华在敌人的高射机枪和60炮的狂轰乱炸下,沿桥侧面死角迅速窜到了山脚下,几个滚翻后冲向了山林间,上了山头,向连首长作了汇报,并拿到了新的引爆装置,此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由夜间偷袭炸桥转变成了白天强

行爆破。我和战友张立华不顾敌人的疯狂扫射和炮弹的轰炸,几个飞跃间就从山脚到了桥头,将2个小型炸药包交给了排长(小型炸药包和手榴弹一样,从拉火到爆炸只有三秒钟时间),此时我们在桥孔有排长陈显海、我和张立华、八班长方岳林、一个工兵班长,共五人。排长命令我和张立华迅速到桥头作掩护,他们三人安装引爆炸药实施爆破,我和张立华迅速撤离桥孔,到了桥头下游20米处隐蔽掩护。当即发现了多名越南兵从对面桥头沿桥面向我方扑来,我与张立华拿起冲锋枪,向桥面上的越南兵同时开火,突突突,四个越南兵倒在了桥面上,也就在同时,一声惊天巨响,“巴别”桥乱石乱块冲上了天,桥成功炸毁了!战斗结束,我们全排28人,仅活下来4人。

